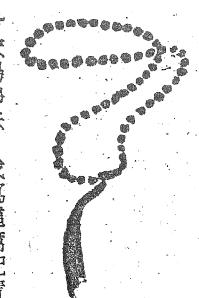


# 先慈往生紀實

宋又持



首先我得申明  
我不是一個佛教徒，我不是一也不會宏揚佛法。我寫這篇紀實的動機一、因先慈皈依三寶，虔誠念佛達廿年之久，齋戒淨素一十五

整年，雖子女再三勸說少進雞蛋等物以重營養，亦不可能，此種不可動搖之決心實為無上功德。二、因吳黛莉小妹妹寫了一篇「往生」，發表在菩提樹五十七期月刊上，筆者就不得不把先慈往生經過再敘述一遍。三、因如我之紀實能加深各連友之信願心，或芸芸衆生中能以此篇紀實而生信心，這就是代先慈結了無數善緣。深願能以此功德回向先慈高登蓮品。

筆者世居江蘇南通，出身於所謂世代書香之家，先嚴翰飛公遜清秀才，民初執教於京師大學堂，國學基礎為通邑知名之士。民廿六年後，抗戰軍興，通城陷敵，先嚴以年老且家人衆多無法隨政府西遷，但憂國民之心無日能忘。後頓生了悟，皈依三寶，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至有心得，先慈顧太夫人亦同時皈依矣，法名守合。民國卅一年正月十八日，先嚴往生後，先慈即長齋念佛，除偶誦各種經典回向先嚴和一切關懷之人外，惟日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數千聲，初我常笑先慈，您之唸經怎不唸南無阿彌陀佛，而不知此即為淨土宗之修持法也，據說只要一心不亂，念佛聖號，做到信願行具足，即可了生脫死，帶業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抗戰勝利後，民國卅六年冬，外子和我攜帶孩子們由西南返家省視，先慈雖已頭髮斑白，然精神甚健，帶領孫兒輩仍住故鄉家中，我兄弟等則任職滬上，嫂輩亦隨在滬上居住，是年，我們兄妹全在家過了個舊曆年，多年在外，一旦團聚暢叙天倫，真有無限回味，彷彿又回到兒時情況，先慈更是欣喜萬分，莫可言狀，眼看兒孫輩

擠一堂，直樂的她老人家閉不攏嘴巴，整日只是把西南沒有的或我們喜愛的東西儘量買來分食，孩子們則更樂不可支了。卅七年初，因外子工作關係，我們又來到寶島臺灣。是年冬大陸匪患日深，故鄉危急，正值友人劉君因事去滬，即

函二哥速接先慈來滬，後隨劉君同來臺灣，携長孫及一孫女同來。

先慈來台後，身體至為健朗，體重日增，雖年逾七十，望之猶六十許人，毫無龍鍾老態。經年茹素，然飲食起居皆有定時，生活甚為規律，每日晨起盥洗清楚後，即燒香禮拜佛菩薩，隨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早飯後午飯後，皆禮拜念佛一二小時，節日年下，更忙於誦念各種經典，以作回向一切關懷之人，此種生活，廿年來如一日，從無間斷。

先慈持家甚勤儉，生我兄妹四人，大兄為前母所生，家中諸事及我兄妹衣食皆親自料理，日常中擗擣雜務外，燈下猶縫製我兄妹衣服鞋襪，迨諸兒長成，又復撫養諸孫，因我二嫂早故，留下諸兒依祖母，先慈實終身忙碌也，待人則極惇厚，自奉儉薄，却從不薄待於人，親族鄰里，無一不知無一不贊者，凡有告借或有急難，或真正貧苦之人，無不掃囊以助，諸如家園果品或親戚送來茶食果點，鄰里之家無不一一分贈，從不獨自享受一物，必多人分食而後心安。記得我從西南帶回白木耳要先慈服用，先慈煮則一大鍋，一碗帶大家分食，雖名貴之物亦如此，即今年病篤

床榻，院中櫈果蓮霧成熟時，猶囑孫兒輩分送各鄰里及遠至嘉義友人，待孫兒輩更是喜愛備至，從無責備，故孫兒輩亦皆喜愛祖母，此次病中，諸孫侍奉至為小心勤謹，從不嫌厭祖母。卅八年冬大陸陷匪後，家中消息斷絕，我又每日出外工作，孩子們則全上學，深怕老人寂寞思念家鄉，反多以念佛鼓勵，以為老人精神寄托。

民國四十三年春，外子奉調來新營糖廠，先

慈體力即稍形消瘦，再無居住灣裡廠及三崁店廠時，每屆夏季，必覺舊衣過小也。初以為此地宿舍靠近工場，又有小火車之聲來回不絕，老人不慣此種鬧聲，影響睡眠所致，而不知此時或已種下病根（癌症早期）矣！然精神仍大好，從無疾病，每日除誦經念佛外，則散步於庭院裏，觀花木雞魚，亦怡然自得，至放學鐘點，則又候孫輩於大門外矣。

今年一月，先慈忽感染支氣管炎，兼有氣喘，治療服藥後，雖數日痊癒，但體力總不如前，至三月二十左右，覺右半邊頭痛，右鼻孔阻塞，請醫診治，發覺鼻中長一白色肉瘤，即送台南省立醫院及陸軍第四總醫院求診，經X光照射出右鼻竇現模糊狀，證明已有腫大，鼻孔中之白色肉瘤亦由內部長出，究為良性瘤或為惡性瘤必做切片檢查方能決定，而先慈膽小不肯切片，醫師只好開了點消炎的特效藥試試，服後頭即不痛，但鼻中肉瘤依舊且日大一日，只得又去臺北求治，經先與台大耳鼻喉科醫師商妥，不予先慈知道做了切片，檢驗結果，確為癌症，醫云尚可用深部X光電療，自五月一日起繼續電療七日後，腫大部 分已開始縮小，方慶病有起色，八日晨忽發高熱心慌頭暈，曾兩次昏厥，經醫作各種檢驗結果，認係流行性感冒所襲（臺北正流行）或為電療反應，先慈則堅持病已如此，趕緊返家以免在臺北無法張羅，五月十三日雇了輛專車返回新營。此後先慈即不肯再用各種藥品，只說讓我休息休息，病自會好，熱度却於回家後漸漸下降，每日在卅七至卅八度之間，精神尚好，飲食亦較在臺北強，每餐食稀飯大半碗，至七月初飲食就更少了，精神亦不如前，常閉目休息，再三勸說，始允注射葡萄糖及各種維他命等，而病症却日日加深，上頸上右腮下之硬塊，則日日長大，慢慢延續到

十三日午夜亥時，就安安穩穩含笑往生了。當醫師宣佈先慈是患癌症時，不曾宣判了極痛苦的死刑，衷心傷痛，莫可言狀，心想先慈年已七十有二，如天年已終，就讓她平安的去吧，似不該得此痛苦疾病，且先慈一生行善，精誠念

佛，由大陸來台時，諸物不帶，只帶菩薩一尊，爲現科學尚無辦法之疾病，得此症者，痛苦異常，無不喊天喊地，力竭聲嘶，消磨到精力全無而後終，做子女的聽如此慘痛之聲，如何能忍受得了。豈知先慈雖得是症，却並無任何痛苦。臥病二月餘，不會有有一日痛苦呻吟，這就是仗佛慈力，我不禁也要喊阿彌陀佛了。

先慈病中，唯勸多多念佛，兒女都已成家立業，孫輩亦已長大，不必掛念，安心靜養，等體力恢復再去電療，希以精神治療也。豈知先慈之體力，如爐火之熄滅，竟日益衰退，但念佛則無日停止，佛前燒香不絕，常在夜半夢中，高聲則唸佛經，醒來告訴夢至某處某廟念佛，是時已無甚精神，說話很少，飲食也少，飲食也只進點米湯，後漸漸只能默念佛號了。先是同仁吳義勇夫人同爲佛門蓮友，知先慈病篤，常來探視，陪同念佛，並由鍾石磐居士夫人代先慈求大悲水服食念佛，先慈甚爲喜悅，一日，吳義勇夫人帶來印光法師「飭終津梁」一書，要我閱讀，我自先慈病後，心緒焦急，諸書皆不能讀，曰看聊齋數則講給先慈解悶也。吳夫人帶來此書後，詳細翻閱，覺得很有意義，亦合科學道理，但人爲感情動物，能在死別之時控制情感，實不容易，唯思先慈苦修十五整年，功德不易，萬一真能往生西方，而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兒孫哭喊，使其生愛念之心，不得往生，豈不反害了她，因之默默決定，並囑咐孩子們閱讀此書。

七月十四日爲先慈七十二歲壽辰，早年批命云七十二歲度過後即可延壽至八十一歲，先慈雖病患處日日長大，但毫無痛苦，身體雖已消瘦，但尙無一般患者之情景，且面容如舊，氣色甚佳，只是飲食甚少耳，以爲總可過了生日，說不定還有救藥，因爲我又托友人至香港買藥，豈知就閉目若睡，我還以爲前夜睡眠甚佳，醒來精神更外清新，豈知竟成永訣，中午舍侄立兒接我信

歸，這就閉目長眠了，夜晚尚有咳嗽，十三日晨五時後咳嗽也停了，睡的甚是安穩而甜蜜，只心臟與脈膊跳動稍快，上午鍾吳姚諸夫人來陪先慈念佛，嘴角似有唸佛之意，但仍安睡甚甜，下午醫師診視後云右肺膜充水，想係癌症感染所致，仍命注射葡萄糖針，至晚仍舊安睡不醒，心脈依舊，夜十時一刻忽見呼吸微弱，我按脈膊亦微弱矣，即全家燃香跪床前高聲誦贊南無阿彌陀佛，其時吳義勇夫人亦在側目睹，先慈就在這南無阿彌陀佛聲中，不動，不視，不言，不語，無嘆息，無喧氣，安安靜靜乾乾淨淨的悄悄然往生了。先慈往生後面色如生，毫不改變，仍似平時安睡無異；只額前印堂上有特別雪白之色，次晨九時親替先慈洗抹穿衣，除覺全身冰冷外，柔軟如生，手脚全能彎曲，單夾棉九件衣服，我親自替先慈穿上，一層層整理的舒舒齊齊後，外子和我及孩子們抬至堂前停放，晚五時大殮，仍可抬起頭來掛了隻香袋在胸前。

「往生」這名詞是佛教的，我不知怎麼樣才是往生，但據目睹的連友說先慈種種瑞相必是往生無疑，一、得極痛苦之病症而無痛苦。二、含笑入睡兩日而終，死亦無痛苦。三、容顏如生，毫不改變。四、全身柔軟能坐，四肢彎曲自如，這就與常人大異了。最奇者，先慈常問我何日放假，外孫那天去參加軍官訓練，最初我以為她害怕寂寞，那知她是在準備時日，病中睡眠一定側右邊彎曲睡，十二日起即面向右朝上仰臥了，她知道自己要去，但從不和我說句要去的話，也不囁付死後的事。更奇者，往生之時，床裏頭到處覺阿彌陀佛之聲，似不止我家人所唸者聲，次日仍是佛聲不絕於耳，我心中疑惑，以爲附近亦有和我家相像做佛事的，夜晚守靈時談起，孩子們說也聽到，而且大孩子曾已騎車至附近巡視了三遍，並無做佛事之家，這就更是奇了。至第三日即寂靜無聲，我不知是心理影響呢，還是其他什麼原因？再有奇者，先慈五七之日，我正自傷感不已，孩子檢來雞蛋一隻，百無聊賴中左手

先慈喪事中，全家茹素唸佛一週，至七月廿日安葬後，每逢七日即茹素唸佛一天，讀者讀此紀實後，必認為我所做的全是佛門子弟的行為，朋友，我真不是佛教徒，我沒有信奉任何宗教，但您如閉目想想，父母恩德何日能報，那您就願意做那萬一於父母有益的行為了，而且我認為喪事是應以哀盡禮的，不該吃大魚大肉，唸唸佛號或能遏止您的情感。總之，往生也好，安眠也好，我總是沒有母親了，風雨晨昏，此恨綿綿，真是永遠無法填補的缺陷，惟望先慈在天之靈，能時時來歸歟！？

會慶宴壽婚結約特  
堂禮美精種各色各  
點名細精美素菜
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段二三號